

智珠寺
摄/汤国

茅塘桥

文/俞律

原浦口永宁镇有一座桥，横跨在滁河上，滁河不宽，桥也不长。这桥当时叫毛坦桥，名字有点奇，说俗不算俗，说雅也不算雅，就是摸不清其含意，问当地老人，都摇头。

这桥看起来颇有点古气，年久失修，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弓着背躺在蓝天白云里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四十来岁，精气神正旺，在桥北头一座挂着“滁河工程指挥部”牌子的小屋里，度过了两年近乎隐士的生活。

我是指挥部的驻会干部，两个同事与我在小屋同住。

一年春天，万象更新。交通部门想到这桥该修了，于是就修。经费虽有限，毕竟也修出了焕然一新的感觉。原本五个桥洞并不显眼，这回打扮了一下，倒很像五个月亮，并排半浸在碧清的河水里，粼粼闪光。整座桥是好看起来了，却好像还是缺点什么。因此想到麻烦林散之老人书上桥名。林老一向热心家乡的事业，欣然命笔，于是“毛坦桥”三个畅酣的大字就雄踞在桥栏上了。来往车马行客，眼前灼灼一亮。

平时上班，一般是比较清闲的，没事就走上桥去观赏滁河的风景。烟花两岸，绿柳千丝，是鱼米之乡的气象哩。

这一带多渔夫，水上生涯，终身一家都守在船上。我们跟渔夫混熟了，他们逢到丰收，会拣条大鱼送给我们加餐。说来有趣，我们几个指挥部的干部也是会捕鱼的。我们用的抽水机的燃料是柴油，一桶柴油用完，空桶就成了我们的捕鱼工具。只要将空桶沉入水底，就会有鱼从桶口钻进去。柴油桶里舒适安全，鱼在里面安稳地睡大觉，而一觉醒来，却成了我们的俘虏。不过在柴油桶里睡过觉的鱼，肉里含有柴油味，不好吃。于是我们把柴油桶洗干净了，再沉进水去，这下不灵了，鱼不肯进去了，想是它们喜欢柴油味，洗干净的桶里

没有油香，它们不进去了。

毛坦桥在永宁镇东南面，往来车马并不频繁。其实说车马不确切，应该是车驴。当地人多用驴车，驴子比马小一号，却比马更耐劳，更驯服。我每站在桥上，看着小驴车远远地不松不紧地踱过来，赶车人斜倚在车座上，拎着短缰绳，鞭子也不举，半闭着眼，嘴上叼着快燃到唇的残烟，悠然自得。驴子识路，行到了毛坦桥口，车夫才轻轻地喝一声“哈”。驴子耳熟能详，立即止步。车夫便一跃下车，牵着驴子拴在河边的老杨树上，下河打一桶水饮驴，再喂一些草料。驴子吃吃喝喝，乐起来了，踢踢腿，忽地仰头向天，大声吼起来。我敢说，天下没有哪一种动物的叫声比得上驴鸣高亢雄壮且饶有音乐节奏感。

三国时代，诗人王粲死了，一批文人集会悼念他。曹丕对大家说：“王粲平时最爱听驴子叫，我们每人学一声驴鸣给他送行吧！”曹丕带头学驴鸣，大家于是都像驴子那样高亢雄壮地叫起来了，一个接一个，不绝于耳。这些古代诗人率真得可爱。

永宁镇很小，只有一条石子铺的小街。街两旁也只有几家小店铺：杂货店、农具店、熟食店、小客栈。熟食店当然最吸引人，猪头肉的肉香格外刺激人的神经，还总会有几条骨瘦如柴的野狗挨过来，抬起头，鼻孔张得滚圆，而眼睛瞪得更圆。忽地看到肉案上的尖刀，便马上缩回头，悻悻然离去。

我们平时伙食清淡，偶尔也发狠花几角钱上街打酒。杂货店伙计跟我们关系不错，把酒端子充得满满地注进我们的小酒瓶，使一个眼色，意思是给足了分量，没有一点克扣。我们心照不宣，愧领了。下酒菜当然是猪头肉，用荷叶包回去，几个同事，喝醉了闷上门睡大觉。

如此生涯，日复一日，缓缓地度过了两年，虽然枯燥，倒是

心安理得。忽一日来了口头调令，终于要与毛坦桥告别了，心中竟有几分不舍。

这一别就将近四十年。今年南京办青奥会，自行车比赛的跑道就设在浦口。一位江浦朋友告诉我，跑道周边是我当年熟识的乡村，现在修饰一新，约我先睹为快。我怀着访旧的心情，欣然命驾。这一带果然今非昔比，跑道两旁，原先的茅屋都改为了五光十色的别墅。

上永宁怀旧，最要紧的是去看林老四十年前书写的“毛坦桥”三个大字。

毛坦桥显然已经大修过了，除了那五个桥洞依旧像月亮似的半浸在滁河的粼粼水波里，其他都改头换面了。桥栏气派起来了，正当中镶嵌一块白石板，上面刻着“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茅塘桥”。

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了，分明是毛坦桥，怎么成了茅塘桥？想来道理很简单，“毛坦”与“茅塘”，在当地人的读音里几乎没有区别，我当年也未深究，就请林老命笔，害得林老受我牵连，犯了个不求甚解的错误。可惜那三个飞龙凤舞的大字，不得不换成如今的三个普通的正体字，毫无光彩可言，真要向林老说声对不起了。想到四十年前我在文物保护单位的身边度过两年光阴，身上沾着文物气，对其历史竟一直茫然不知，真要为天下笑了。

车抵珠山镇，先上文化局办一件要事，找来一本《浦口历史文物表》，细细一查，这茅塘桥是明朝洪武年间的建筑，的确是古董。

住在南京宫中的朱元璋常微服私访，这个皇帝没文化，却好卖弄，若来访过这座桥，茅塘桥的名字或许就是他所命，毫无文气可言。倒不如毛坦桥三个字，还有点奇气，与众不同哩！

智珠寺时光残梦

文/汤国

隆冬

2007年隆冬的一个下午，我在智珠寺大殿冰凉的石阶上坐了很久。

古柏苍翠，依偎着灰沉的大殿，阳光堆积在殿内，光束里灰絮缥缈，隐约可见陈旧机器的轮廓。灰瓦灰墙被阳光照得暖暖的，寺院深深，天空中的鸽哨声忽近忽远，我恍兮惚兮。

这里挤满了建筑的样本：皇家大木构架的专属制式，历朝历代的营造方式延续至今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筋水泥和简易的搭建……粗大的梁柱有彩绘的五爪云龙，吊顶装饰有描金的吉祥文字。皇家寺院里的工厂、旅馆、饭店——这一切传递出厚重、庞杂的信息。这里曾是乾隆的国师——呼图克图三世的居所，后来曾经的盲人橡胶厂、自行车飞轮厂等轮番更替。

各种身份人群居住。堆砌、挪移、修缮、翻建、装修……时空块面纷繁转换，到处悬挂着窘迫和无奈的表情。仿佛时间在此停滞不前，凝结成一处

奇特、诡异的场景。

我第一次进入智珠寺是和来自比利时的樊先生一起。我们在寺庙里面跨沟、串巷、挤墙缝，推开吱呀的门。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像鹰眼一般，捕捉隐匿在暗处看不清的一切。从寺庙出来，回到他北池子的家，大家都没说话，片刻他突然问：“怎么样？”我回道：“极为精彩。”他用神秘的口气告诉我，他已与这个寺庙的产权单位签署了修复使用的租赁契约。顷刻，一股莫名的滋味从心底泛起，我真敬佩他的胆量。话题慢慢转到如何修缮上面，我还没缓过神来。

我曾修缮过一处明代早期的建筑，积累了一些经验，但面对这么大体量的皇家寺庙建筑群，我有点茫然。他邀请我做这个项目的修复顾问。还聘请了一支有资质的古建筑施工团队参与其中，开始了这段漫长的修缮工作。

暮春

我不知道从寺院里拉进拉出多少车物件，帝王赏赐的、日常使用的、贵重的、残缺的，或坛坛罐罐的各种摆设。今天又拉出废墟岁月的尘土和时光碎片，在深夜一次次被运送出寺院。

清空最后的杂草、瓦砾，打开锈迹斑斑的门窗，沉重的大殿开始了新的呼吸。大殿中轴线周边，围绕的附属建筑，屋顶与屋顶衔接自然，高低舒缓的节奏显得从容。最初的大殿、前

殿、山门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、水泥电线杆和文革标语，都保留在原初的位置。

我想象不出这个建筑群的文化力量在今天有多大，但我在大殿和瓦砾中翻检之时，深刻体会到梁思成先生呼吁的艰辛。是因为梁先生的呼吁，北平古城才免遭战火的毁灭。可讽刺的是，就在2013年，梁先生的故居也遭强拆损毁。

仲秋

建筑群在明代是番经厂，是印刷喇嘛教经文的地方。自康熙以来，凡来京的蒙古喇嘛、各世章嘉活佛，大都居住在法渊寺、嵩祝寺、智珠寺庞大的建筑群里。章嘉呼图克图是清朝皇帝在藏传佛教界中敕封的唯一国师。乾隆从章嘉学佛，拜其为金刚上师，章嘉为乾隆灌顶，乾隆向他施顶礼佛足的大礼。三世章嘉圆寂后，乾隆还将紫禁城内雨花阁东配楼，布置为章嘉影堂，供奉章嘉的银质镀金像、画像、遗物，以表示永久的纪念。这些历史是我们参与修缮工作之前必读的功课，也是必须掌握的重要信息。

我的修缮理念就是利用一切技术手段，保留原始的历史信息。了解吊顶彩绘的文字内涵，分析纸张原料、质地，颜料的成分和性质等等，然后才能开始试验性的修复。

我选择就大殿近的一座清代建筑，做彩画修复工作室。从十几米高的吊顶上将彩画一幅幅取下，三百多幅作品，被几百年的灰尘包裹着，整整堆了一大片。按原先设定的方案，打湿、渗透、起画、清理、洗涤、消毒、待干、上浆、上板、固定。可上手之后，情况与我们想象的根本不一样，彩画一见水就如同同一摊烂泥，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，画面浸泡时间过长，就像在水池里弄泥浆纸片，这下傻眼了。我们彻夜难眠，每日天刚蒙蒙亮就去现场，仔细分析每个细节的各种情况，最终找到了一些窍门和方法；就是把握干湿程度和时间关系的节奏，顺其自然慢慢将画揭开，当一幅幅画面被揭下，将尘土清理干净，上墙待干。修复开始渐入佳境，壮观的墙面让人的心踏实下来。

废墟文明，是更高级别的文明。

后记：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揭晓。北京的智珠寺建筑群获得优秀奖。这一奖项是针对亚太地区卓越的私人或私营部门文化遗产修复项目。■

龟裂的地砖上，鸟粪枯叶间躺着昆虫的尸体，历朝混搭的墙体，裹挟着木雕石刻，烧焦的梁柱继续支撑着屋顶，斗拱彩绘如浪花翻滚，大木构件中都隐藏着榫卯咬合的鬼斧神工。宝顶的中心是一根竖的木构连接梁架，周围砌有弧度的砖，围拢砌合成上大下小，椭圆球形的样式，耸立在大殿的顶端，惊艳无比。这些都以独特的方式，体现着古人气宇轩昂的精神和智慧。

古建筑的面容，到处都是陈旧、苍老的皱折，表情从容，脱漆褪色是正常的常态。对于老者我们无需对她进行除皱、拉皮，或是套上花枝招展的外衣，否则就是个笑话。梁、架、枋、柱陈旧的痕迹，颜色慢慢变深是时间自然的赋予，古老沧桑的面貌是模仿不出来的。

我能亲手触摸古人遗留的这些彩绘，全方位地进入它们的内部，从古纸原料的性能，制作工艺特点，特色风貌产地，底稿放样，填色、勾线、描金的流程，标记方位工匠的书法，粘贴、装裱材料、技术等等都亲力亲为——经手。面对古代皇家寺庙建筑的装潢，尤其是吊顶彩绘修复的过程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复杂的全手工的过程，这恐怕是我一生的荣幸，今后都不可再及了吧。

2012年，智珠寺五年的修缮工程基本完工，也结束了我的义工任务。“修缮”是个美丽的词，“修缮文化”我们没有这个历史，是欠缺的，更是遥遥无期的事。智珠寺经过五年的落架修缮，保存了原始的风貌，以新的身份和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六百年的残梦，如今可以再继续做下去了。